

“全国甲流共报53例死亡病例,我根本不相信。”——钟南山

钟南山与统计数据谁更可“信”



▲去年两会期间被媒体称为炮手的钟南山,又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图:CFP

“全国甲流共报53例死亡病例,我根本不相信。”11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甲型流感临床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语惊四座。而就在当天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刚刚前往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听取了该省甲流防控工作情况汇报——钟南山是该所所长。在非典时期就以“正直敢言”著称的钟南山,再一次将炮口对准“瞒报”这一敏感性问题。次日,卫生部作出回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钟南山与卫生部陷入两相猜疑。那么,53,这是否是一个被缩小的数字呢?被中国民众授予“早鸣公鸡”雅号的钟南山院士,这次又说对了吗?有媒体善意指出:希望这次他是错的。

□快报记者 郑晓蔚

话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

据在场广州记者向现代快报记者透露,钟南山是在出席当天的一个例行义诊活动时说这番话的。“由于他是呼吸道疾病专家,我们肯定会去询问他有关甲流方面的问题。没想到,他结合广东省一例甲流死亡病例,谈到了全国的死亡病例,并发出质疑。”这位前去采访的记者直呼“意外”。这位现场记者描述说,“老老实实”是钟南山在这次炮轰中最为频繁使用的词汇。钟南山强调广东要保持实事求是,政府和媒体都应老实报告。“东莞的病例已经死了还做咽拭子检测(一种医学检测方法,可了解患者病情),是甲流就是甲流。”他直言,“我看看有些地方做不到,最反感有些地方重症肺炎病人死了不检测也不报告。这是绝对有害的!”

他不点名地批评“有些地方”为说明该地甲流防控做得好,对甲流死亡病例隐瞒不报。“当作普通肺炎死亡不管不问,这是不负责任的!”

那么,钟南山对个人观点能否给出依据呢?

“在场记者希望他能够详细说明,但他没有给予答复。只说了一句‘怕影响兄弟省份之间的感情便欲言又止’。”这位记者同时感叹,“钟南山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很不容易了!”

随后,快报记者联系上钟南山的助手陈东海,希望采访钟南山院士。陈东海表示:“他这段时间很忙,要看病人,要教书,还要做科研。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有必要,我想他还会出面表态的。”

网络民意力挺钟南山

钟南山一句干脆的“我根本不信”,在坊间得到民意共鸣。新浪湖北网友秋天的蚊子跟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医院不主动检测是否感染甲流。我女儿现在读初三,已经感冒一周了,头疼头晕,浑身无力,咳嗽。昨晚她又咳了一通宵,但目前还没发烧。医院检查指甲血,说是病毒性流感,但不知道是否为甲流。我问医生是否感染甲流,医

生说她也不能确定。打了三天针,现在就是咳嗽,人没精神,胃口不好,咽喉有点不适。我现在非常担心,上班都没心思。”另有新浪广西网友评论道:“钟南山说得非常好。广西(某)中学就出现了甲流,全校都放假了。大家可能不相信,一个班就有60多人咳嗽发热感冒。医院都不能确诊是否是甲流。大量发病时,中学就送了两位学生到桂林检查,确诊是普通感冒,让大家不要担心。过了三天,又送样去桂林检查,一查竟然有六例是甲流。可怕啊!紧急处理的措施就是“全校放假7天”。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不对?请专家和上级领导重视。”网友们林林总总的留言,显现了民众内心的困惑与焦虑。

尽管11月6日卫生部强调“凡甲流病例无论有无基础性疾病,均纳入甲流死亡病例报告的范围”,并预计,“实施这一国际通行做法后,会使新的死亡病例在短时间内

报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次日表示,欢迎社会各界对甲流防控工作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严禁瞒报、谎报、缓报。新网民于是发文《假如质疑不是来自钟南山》,认为“包括甲流在内的关于公共卫生的各种质疑民间早已此起彼伏,但我们很少听到过相关部门的回应。何以群民笑骂皆无所谓,院士一怒便有了回音?缺乏专业知识和内幕了解渠道的普通人难道不更需要有人向他们说明真相吗?”

同一天,另一位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也有了“回应”,他干脆直接向钟南山叫起了板,“不信就不信吧。说实话,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

钟南山与卫生部之间的“互不信任”,也在媒体间迅速发酵开来。媒体除了“向老实人钟南山深鞠一躬”外,《北京晨报》也希望“钟南山能够说出‘不信的理由’”。文章分析指出:如果甲流死亡病例确

我知道在有些地方,为了说明他们的防控做得好,就尽量少地报道死亡率我最反感有些地方重症病人死了不检测也不报告现在说中国人(对甲流)更有抵抗力为时过早

——钟南山再次将炮口对准瞒报

报告数快速攀升。”但,预计中的“大幅攀升”景象并未出现。

而最近一项关于甲流死亡率的统计数据也令人生疑。该统计显示,我国甲流病死率为0.065%,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约为1.24%,比我国高将近20倍。对于取得这项成就的原因,有专家总结说,原因有三,一是我国正确的防控措施,二是我国最早使用甲流疫苗,三是中医药治疗流感具有优势。而事实上,会不会有第四种原因——瞒报,民众对此早有提防,民意借助钟南山之口瞬间喷发。如果说钟南山先生的质疑,是源于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科学判断的话,那么来自公众和民意的质疑,则是源于政府公信力的减弱。

非典教训不能仅存于文字

因钟南山身份特殊辐射深远,这番“烈性质疑”立刻得到卫生部

实统计有误的话,很可能存在钟教授所指称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瞒报的问题——为了所谓的政绩,这事儿不是干不出来。按照“中国政治景观”,数据、排名的非同等小可。抛开著名的“GDP”不说,就连个所谓的“幸福指数”,因为很多地方将这指数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就让不少官员坐不住了,频频在媒体上拉票,搞各种活动造势,以求在城市幸福指数评比中取得好名次。那么,面对国家高度重视的防范甲流工作,如果死亡病例数居于前列,对政绩与前程可是大大不利。

而有关部门在非典、矿难等重大事件中的虚报行为,也使公众产生惯性思维:也许,钟南山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针对官员担心上报甲流死亡病例数字过高影响政绩的心理,钟南山也在那次访谈中给予了“及时疏导”,“现在死亡病例最多的是

面对质疑,行政官员不能以不信对不信

□特约评论员 王琳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1月18日公开质疑个别地区瞒报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钟南山称,近日天气突变可能使流感高峰提前来临。病例数急剧增多必然导致重症甚至死亡病例数增加。钟院士强调信息透明公正方为甲流防控的前提。

针对钟院士的质疑,卫生部网站紧急发布通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及时报告疫情发生、发展和变化情况,报告患者救治情况,严禁瞒报、谎报、缓报。与此相关联的另一条信息是,卫生部近日派出了九个工作组,对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区)的甲流防控工作特别是重症病例的医疗救治工作进行现场检查督导。

对于未依法履行甲流疫情报告和发布职责或者故意隐瞒、谎报、缓报疫情信息的,将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专家从专业和常识的角度质疑行政部门的信息公开,行政部门回应质疑并布置检查督导,这本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极正常的一次民意吸纳过程。就卫生部而言,并不能保证各地报送上来的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数据就是真实可靠的。鉴于地方的瞒报在行政领域并非鲜见,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获得“防控有力”的政绩评价,以瞒报博仕途也是可能的选项,而生部在“报送”这一传统管道之外,另设核查机制以校验信息真伪,对于当下而言,是极其重要且紧迫的。同样在行政领域内,按照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国家GDP和地区GDP早已分别独立核算。今年上半年,

地区GDP之和比国家GDP多出9.9%。如果国家GDP的核算以各地区报送的GDP数据为基础进行简单的汇总,其结果将很可能导致政府经济决策上的灾难。

“乡骗镇、镇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数字“掺水”是个现实的存在,信息透明公正方为甲流防控的前提。“如果死亡病例数据的真实性都经不起常识的检验,卫生部门还如何带领广大公众直面已经到来的甲流第二高峰?”

当然,卫生部官方网站的回应四平八稳,派出的九个工作组也有待进一步的消息。钟南山院士的助手孙宝清女士也向媒体表示,卫生部已经认可了钟南山院士的说法,同时,她与钟南山的交谈中发现,钟南山院士也比较满意卫生部的做法。照以上信息看来,这场质疑与回应可圈可点,虽然它的意义还有待事实来证明。但在这一良好的互动之外,也有一些杂音。如卫生部发言人毛

群安针对钟南山的质疑公开表示:“不信就不信吧,我们每天都在公布甲流疫情的数字,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毛群安又称,“说实话,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所以我也不能就此事发表看法。”

虽然毛群安强调“不能就此事发表看法”,但“不信就不信吧”以及“他所说的我也不相信”已经是“看法”——而且还是行政权运行中一种极其傲慢、可怕的“看法”。对于专家(公民)对行政权的“不信”,行政机关没有权力“无所谓”。行政权也可以不相信某个专家(公民),但却不能以“我也不相信”来回应“不相信”,而应用证据和事实来说服公众。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信息垄断已很难维持,公众有更多的路径获得行政之外的信息,并用以校验官方公开的数据。一切为了公众,一切依靠公众才是卫生部门在甲流防控中应采取的态度。

近代是战场,在当代则是考场。”《人类瘟疫史》引言中的这一论断,对于甲型H1N1流感也完全适用。当下的这个考场,头科考试就是信息公开机制。如钟南山所言,“信息透明公正方为甲流防控的前提。”如果死亡病例数据的真实性都经不起常识的检验,卫生部门还如何带领广大公众直面已经到来的甲流第二高峰?”

当然,卫生部官方网站的回应四平八稳,派出的九个工作组也有待进一步的消息。钟南山院士的助手孙宝清女士也向媒体表示,卫生部已经认可了钟南山院士的说法,同时,她与钟南山的交谈中发现,钟南山院士也比较满意卫生部的做法。照以上信息看来,这场质疑与回应可圈可点,虽然它的意义还有待事实来证明。但在这一良好的互动之外,也有一些杂音。如卫生部发言人毛

媒体热议:钟南山的质疑来得正是时候

钟南山关于甲流有可能存在瞒报的质疑见报后,网上网下议论热烈。许多媒体或邀请时事评论员发表看法,或自己发表社论,对“瞒报说”纷纷亮出观点。

周明华 钟南山的“我不信”是一声警钟

新京报 (11月20日)

钟南山的怀疑是有数字基础的,因为从全球范围来说,已报告感染甲流的人数超过50万人,而各国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6500人,而且这两个数字还有不断上升的迹象;然而,我国报告甲流死亡人数明显偏低,甲流病死率仅为0.065%,而世界各国平均病死率这1.24%之多,比中国高出整整20倍。与此同时,一段时间以来,尽管中央一直在下文细化布控甲流的政策措施,但在

一些局部地区,防控甲流进一步蔓延的手段和措施依然滞后于当前日趋紧张的形式所需。钟南山的“我根本不信”,是强调需要尽快改变甲流信息的局部失真问题,号准布控甲流的真实脉搏,将其转化为一种危机意识,从而切实有效防控甲流。正因为如此,不用害怕专家的质疑和舆论的关注,正确对待才是钟南山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南都 甲流防控必须负责透明及时

南方都市报 (社论 11月19日)

钟南山院士作为业内人士,不难看出疾控原则在逆转之后所带来的隐忧,他的警告并非没有根据。当疫情被当做秘密保护,其真实图景难免受到操控,原本的防控步骤和周密设防就会被删减乃至省略。遗漏重症肺炎的死亡病患,无异于纵容病毒链条的传播,当然贻误风险。

发现感染者并对外传递明确的风险越发重要。钟南山点出甲流防治中存在的漏洞,指摘防控不力的原因,直言逆耳。当年在SARS疫情时,钟南山就曾不顾医学界的定论,凭借科学判断断发出质疑,站出来纠正疫情防治的方向。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疫情当前,钟南山再作警告,我们应当检视和完善甲流防治思路。

向林 瞒报可耻而危险

EASTDAY.COM (11月19日)

我们都对2003年的非典记忆犹新,那时正是由于不少地方隐瞒非典感染的严重情况,而导致最终的非典大暴发,这是非典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信息透明是面对、防控一切突发疫情的前提,当前的甲流防控也不能例外。

有些地方为何要瞒报甲流死亡情况,无非是想表明这个地方的防控多么及时,措施多么得力,效果多么明显,这是一种典型的歪曲的政绩观在作祟。瞒报

甲流死亡人数都可耻的。瞒报死亡病例,瞒报疫情的严重程度,人们无法得知疫情的真实发展情况,必然会降低警惕性,认为疫情离我们还很遥远,其严重性也极易被忽视;一些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也必将师出无名,甚至被束之高阁。这些都是非常严重和危险的,非典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惨痛与深刻吗?!

石敬涛 质疑甲流数据的为什么又是钟南山

中国新闻网 (11月20日)

如果说钟南山的质疑是源于自己的医学知识和科学判断的话,那么来自公众的质疑,则是源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减弱。但问题是,在一片仅为世界死亡率十分之一的乐观论调之中,为什么质疑的声音,又是来自钟南山?当前的甲流防疫到底有没有隐瞒不报的现象,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数到底有多少公信力,也

许还得听听公共管理部门的声音,看看甲流疫情的防控实践。事实胜于雄辩。但无论如何,在危机面前,我们都该像钟南山一样,敢于质疑,敢于审查,敢于追问,敢于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作出不同的判断。问题是,这种能在公共领域“现场”凸显作用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了。只有一个钟南山,是远远不够的。